

委员建议

在城市公路上设单车慢行隔离线

政协委员

议事厅 156

羊城晚报记者 薛江华 通讯员 邵启文

共享单车时代的到来,电动自行车的家庭拥有量快速增加,加上外卖骑手的广泛使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城市公路缺乏隔离线,电动自行车、自行车驶上机动车道,致相关事故频发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答复

各地市选择区域开展专用道建设

答复表示,广东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首先是制定工作指引,设置非机动车道隔离设施...

其次是开展非机动车道试点建设。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意见》...

探索

研究制定设计标准保障非机动车路权

答复也透露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首先是建设公路慢行系统。省交通运输厅将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等要求...

部门将指导各地积极探索,在充分征求公安、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现状道路宽度、安全问题和法律问题等多种因素...

现状 缺乏隔离线 导致事故多

李静波分析指出,由于城市发展快速,城区人流量大、交通需求多、道路拥挤、车辆密度高等,会导致单车、电动自行车事故多发...

此外,城市公路上由于没有汽车与单车隔离线,导致单车交通事故发生数的比例较大,大多数原因是共享单车与机动车共用使用城市车道而造成的...

车与行人、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之间发生的伤害事故,总体占比超过12%,已到了不可忽视的状态。

从交通事故的城市区域分布上看,发生在城市快速路和一级、二级公路等限速较高道路的事故中,电动自行车占比较大;在远郊区发生的事故,因为汽车速度快而单车伤亡事故的严重程度较高。

从事故主观原因看,汽车司机视野受限,自行车驾驶员违章,随意变化方向而导致交通事故占很大成分。

建议

城市道路上 增加隔离线

李静波指出,为了避免汽车与单车道路混用,采取渠化方式,增加单车与非机动车的隔离线,可以避免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建议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同时加强执法检查。”李静波说,鉴于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在一般城区和中心城区事故增加的特点,有关部门要严格电动车的使用标准,以及加强对驾驶员的防护要求。

对于没有非机动车专用道的快速道路,严格执法,禁止电动自行车、单车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并开展安全教育。

他还建议,合理规划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道路之间的隔离区间。“通过改善城市高等级道路的慢行交通环境,根据道路大小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机动车、单车、行人的隔离区间。”

省政协委员王巧云也提案建议,拓宽现有的非机动车道,保障非机动车的基本通行。改变简单的在原步行道上施划非机动车道的做法,尽可能实行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分离。

她还建议探索收窄机动车道宽度,开辟专用自行车道。她说,目前广东机动车道宽大多采用3.25米国家规范,但在重点城市的繁华路段也有收窄到2.95米实例。

变简单的在原步行道上施划非机动车道的做法,尽可能实行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分离。

她还建议探索收窄机动车道宽度,开辟专用自行车道。她说,目前广东机动车道宽大多采用3.25米国家规范,但在重点城市的繁华路段也有收窄到2.95米实例。

省政协委员王巧云也提案建议,拓宽现有的非机动车道,保障非机动车的基本通行。改变简单的在原步行道上施划非机动车道的做法,尽可能实行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分离。

在团圆故事背后,有这样一位打拐民警:

为抓人贩子 他在暴雨中 蹲守三昼夜

打拐民警 刘彦佑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摄

A 3岁娃被拐,父母苦寻12年

今年8月30日19时许,刘彦佑驱车来到白云区棠溪村。老罗和妻子住在一栋出租屋的二楼。听说刘警官要来,老罗下楼迎接。老罗一家才搬进二楼的房子,客厅里只摆放着两张简易的床、一个冰箱和几把椅子。

老罗带着刘彦佑走到最里面的房间,说:“这个是留给小孩的。”老罗所说的小孩就是阿信。2009年3月15日,3岁多的阿信和几个小孩一起上街玩,后来其他小孩陆续回家了,阿信却不见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孩子,老罗才报了警。警方将此案

立为拐卖案件进行侦查。由于线索极为有限,加上客观原因的限制,查找工作非常困难。阿信失踪后的第一年,老罗辞去工作,印好寻人启事,带上大儿子骑着电动三轮车出去找孩子。为了找阿信,老罗去过英德、开平,也去过湖南,但是一无所获。后来老罗暂时回广西照顾父亲,妻子留在广州边打工边找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罗一想到丢失的孩子就痛苦万分。担心孩子有一天回来了找不到家,夫妻俩几次搬家都没有离开棠溪村。

B “团圆”行动,助离散家庭圆梦

2015年,刘彦佑从基层派出所调到刑警支队,负责打拐工作。没多久他就参与了这宗被拐儿童案件的侦查。警方将老罗夫妇的相关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及失踪人员信息数据库,长期进行滚动比对。今年“团圆”行动开展后,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向老罗搜集了更多阿信的照片进行对比,发现江门开平市一名中学生与阿信十分相似。经过

DNA比对,证实了这名中学生就是当年失踪的阿信。8月16日,警方组织阿信和老罗夫妻见了面。看到日思夜想的孩子健康康康站在自己面前,夫妻俩抱着阿信放声大哭。阿信找到了,但老罗和妻子发现,孩子并不与自己亲近,认亲后只来过家里一次。他们发过去的信息,阿信寥寥几句回应。老罗还记得,阿信小时候爱玩摔掉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通讯员 张毅涛 区靖雯

中秋节快到了,住在广州白云棠溪村的广西人老罗和妻子准备喊小儿子阿信来家里吃饭。

12年前,3岁多的阿信被人拐走,辗转到了江门开平的一户人家,从此与亲生父母失去了联系。今年,广州警方找回了阿信,组织一家人见了面。

在亲生父母面前,阿信有点不知所措,对于父母的关心,腼腆的他常常用只言片语回应。组织认亲半个月后,参与办案的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刘彦佑担心孩子不能很好地融入亲生家庭,下班后专门到老罗家进行回访。

打拐6年来,刘彦佑看过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每个失散的家庭都经历过一场悲剧,但我们希望结局是喜剧。之前失去的时间,我想慢慢帮他们弥补。”他说。

了牙齿,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奥特曼。他把一张阿信咧嘴笑露出豁牙的照片设成了微信头像。十几年过去,这个曾经活泼热情的孩子让他感到陌生。老罗很想和孩子拉近关系,但不知如何做,“怕回多了他嫌烦。”

刘彦佑听了,劝他道:“小孩到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内向腼腆,很正常的。慢慢来。”听说老罗中秋要叫阿信来家里过节,刘彦佑笑着说:“你多请他几次,他要是不来,我去帮你请。”老罗听到这话也笑了。走出老罗家,刘彦佑对记者说,小孩子在另一个家庭生活那么久,突然得知自己亲生父母另有其人,一时间都很难接受。孩子以后如何打算,也要靠父母和孩子沟通商量。“(失踪被拐儿童)找到时还是未成年人的,我们更希望他们能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刘彦佑说。

C 找到失散孩子,并非故事终点

对于很多离散家庭来说,找到孩子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刘彦佑打拐多年,见过太多案例。他指导和参与的案件中,失散时间最长的达40年之久,当事人被找到时,其父亲身患高位截瘫正在医院里,生命垂危。也有人被找到后,难以接受真相,不愿意与亲生父母相认。

如何在伤害孩子的前提下,让他们更好地接受真实身世,是刘彦佑一直思考的问题。2019年,经过多次DNA比对,刘彦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被拐儿童小风。小风被人

贩子抱走时才1岁,被找到时却已即将成年。最重要的是,再过不久,小风就要参加高考。为了不耽误孩子高考,刘彦佑没有直接与小风接触。他找到学校、老师、村干部,多方面了解小风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状态,模拟见面的场景。刘彦佑说:“这个年纪的孩子还在叛逆期,他会非常难接受被拐的事实。”

在湖南农村,小风的亲生父母得知孩子已经找到,又是焦急又是期待。他们知道孩子就要高考,只能一遍遍地给刘彦佑发信息:“他过得好吗?”

“个头是高还是矮?”“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刘彦佑总是大段大段地耐心回复,尽自己所能满足他们的愿望。高考结束后,刘彦佑找到小风说明了身世。刘彦佑回忆说:“小风听完我说的话,有点懵了。”为确保小风与父母相认的工作万无一失,刘彦佑还特意安排了一位心理老师为小风做心理疏导。小风很快接受了真相,几天后,失散十几年的家人终于见面,得以团圆。

事后,刘彦佑常常在朋友圈看到小风一家的合影。每次,他都会顺手点个赞。

D 抓捕嫌疑人,是更惊险的挑战

在刑警支队之前,刘彦佑在特警支队、基层派出所都有过工作经历。为什么会来到打拐办?刘彦佑想了想说:“我没什么特长专长,可能组织就看上我工作认真负责这一点吧。”

不同于特警支队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基层派出所每天的走街串巷,打拐工作不仅要接触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也要坚持不懈地追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的挑战。

2015年,刚来到刑警支队的刘彦佑还是个“打拐新人”。他接到一项任务,去云南抓捕一名人贩子。当地下了三天暴雨,刘彦佑也和同事们在嫌疑人家外面蹲守了三天三夜。“那里是泥石流高发地区。嫌疑人的家就在一个山脚下。”在蹲守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块标志牌,提示着这里的泥石流风险。

第四天清晨,嫌疑人出现。刘彦佑已经做好了抓捕他的准备。但嫌疑人似乎意识到了不妙,突然往房子后的山上跑去。刘彦佑立刻起身拔腿追了上去。刚刚结束的暴雨让山上的泥土潮湿松软,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刘彦佑根本顾不上这层危险,他冲在追捕队伍的最前面,追了两三百米后,抓住了嫌疑人。

事后,刘彦佑才隐隐感到后怕:“当时如果发生泥石流,我就和他(嫌疑人)一起被埋了。”

E 即使再难,也要找回更多被拐儿童

今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截至8月30日,全国共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3480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68名。

广州警方今年以来就已经找回了71名失踪被拐儿童。刘彦佑看着一个个家庭历经多年的痛苦后终于团圆,感到欣慰,也感到压力。

随着侦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近几年来,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卖案件,新发案件破案率已接近百分之百,且大部分都能在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刘彦佑说,目前的工作难点仍然是积案旧案的侦查,许多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案子,可用的信息太少,即使借助新技术、新手段,也仍然需要警方一遍遍翻阅档案查找线索。

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踪被拐儿童被找到,刘彦佑觉得,即使再难,也要帮助那些在寻子路上苦苦坚持的父母,争取找回更多被拐儿童,了却他们的心愿。



扫一扫,看打拐民警刘彦佑的故事